

三个叛逆的少年，
逃课、泡吧、打架、作弊……
挨骂、受打、被放弃、被疏离……
他们不信亲情，不信友情，迷茫于世事
一次意外，他们相约逃亡。
但，究竟该逃往何处？
哪里才是他们自由飞翔的乐园？



轻轨车站

QINGGUICHEZHAN

朱雀◎著

轻轨车站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轻轨车站 / 朱雀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 - 7 - 5063 - 6256 - 6

I. ①轻… II. ①朱…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9516 号

轻轨车站

作 者：朱 雀

责任编辑：袁艺方

装帧设计：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125

电话传真：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刷：北京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2 × 210

字数：150 千

印张：9.75

版次：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256 - 6

定价：28.0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绿蜘蛛”网吧.....1
第二章	早自习风波.....13
第三章	怪人帅浩.....25
第四章	江楠之的愤怒.....39
第五章	郎当山秋游.....50
第六章	王顺子失踪.....62
第七章	跟陌生人比赛.....74
第八章	湖边的斗殴.....86
第九章	月 考.....99
第十章	人妖妹妹.....110
第十一章	三位“补课帝”123
第十二章	家长会.....134
第十三章	J哥的那些事儿.....146
第十四章	“信息已发送成功”158
第十五章	“魔兽”之夜.....171

第十六章	玉麒麟茶楼.....184
第十七章	“首长”莅临之前.....199
第十八章	“浪子”回头?211
第十九章	三人行.....224
第二十章	“玩玩马戏团”235
第二十一章	大峡谷之旅.....248
第二十二章	紫衣女和山羊胡子.....262
第二十三章	雨雪天堂山.....276
第二十四章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290

第一章

“绿蜘蛛”网吧

一只手探出教室的窗口，掌心朝向布满阴霾的浑浊天空。

“这就开始下雨了。哎，你带伞没有？”江楠之缩回手，漫不经心地在衣服上擦了擦。

右手边的张恬正在走神，本来挺大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嘴唇蠕动着念念有词。

江楠之举起手在张恬的后脑勺上轻轻敲了一下，说道：“恬妹，我问你带伞没？”

“废话。你看见我带了吗？”说完张恬把脑袋转向一边，又露出昏昏欲睡的神情。

微微叹了一口气，江楠之扶了扶眼镜，又把头藏在那本初二《语文》里了——书里还夹带有一本漫画《死神》，他看得正起劲。

“还不下课，还不下课。”张恬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大，搞得江楠之眉头不禁一皱。

空调吹得人有些发冷，不过没有谁提出异议，大概是因为教室里的空调不开白不开。

“我那儿子呀，今年六岁，有一次他在家里看奥特曼，”语文老师金黄色的波浪卷发随着她的动作一晃一晃，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要表达什么，“忽然他说道：‘妈妈，有一天我也要像奥特曼一样保护你！’”教室里安静得没有人声，只有空调的嗡嗡和逐渐变强的雨声。

张恬突然清醒了些，他慵懒的眼神慢慢转移，望到不远处的高兴星。高兴星一脸阴沉，就像窗外昏暗的天色。他再看看斜倚在黑板顶端的时钟，四点五十分，还有五分钟，今天最后的一堂课即将结束。江楠之开始躬身查探自己的抽屉，麻利地收拾东西。心照不宣的，很多人都在行动，教室里升起一片窸窸窣窣，不知语文老师是否听到，她仍继续着自己的演讲。

下课铃的余音还没有完全从耳边消散，张恬、江楠之和高兴星已经冲进了轻轨站，突如其来急雨将三个人淋得像落汤鸡。江楠之习惯性地把湿淋淋的手往衣服上抹，仿佛并未察觉自己身上已没有一点干处；张恬伫立不动，看高兴星叉着腰呼哧呼哧喘气。三人刷卡进入检票口，跟平常一般无二地下楼梯，穿过一段过道，到了候车的所在。高兴星不说话，另外两个也不开口，只是间或观察下他的脸色。

终于，轻轨车的轮廓在雨幕后出现，神速地朝他们驶来。滑动门打开，扑上脸面的是一股冷气加人味，高兴星一大步跨进车厢，张恬和江楠之紧跟在后面。

“气死老子了。”车厢里高兴星第一个开口，胸脯一起一伏的。

张恬正用面巾纸擦拭头发，听到高兴星的声音“嗯”了一声。

“今天换了老子他妈的肯定也这么做，”江楠之望着高兴星，神色一变，“星儿哥，你又没错！体育老师又不是你妈，他想打人就打人，

那我们还上毛学啊。”

高兴星表情凝重，本来挺宽的脸倒显得紧了些，他拍拍比自己矮了半个多头的江楠之说：“但是老子现在糟了，班主任给我妈告状时添油加醋了一通，电话里怎么解释她都不听，我真恨死那个体育老师了。”

江楠之一扶眼镜，愤慨之色了然于神，声情并茂地骂了一通。

“回家估计会咋样？”一旁的张恬兀地发问。

高兴星脸色一黯，说：“老师还把原来的烂账翻出来了，至于回家会咋样，我也说不准。但我知道肯定不止挨打，唉——”

高兴星的叹息使空阔的车厢内显出一丝萧瑟，身旁空着几个座位，但是三个人都没有坐。张恬摇摇头长出一口气，江楠之也露出一脸厌倦，低声说：“《死神》也看完了，不知道回家该咋办。”

“老子都要死了，你还在看《死神》。”

轻轨车厢的壁头悬挂着液晶电视，里面的男女小人笑得正欢，不过没有一点声音，就像演哑剧似的。估计路道正转弯，车身的晃荡显得剧烈了一点。

“我快到了。”江楠之说，另外两个人没有回应。

“要不……”高兴星脸上闪过一丝兴奋，欲言又止。

张恬和江楠之同时盯着这个他们中最高的人，不知他想说什么。

“……要不，今天我们就在外面，好不？”高兴星有意避开江楠之和张恬的表情，“整天待在学校里，实在是受够了，回到家还要看爸妈的脸色，哪天不是这样？”

张恬顿住了，脸上的表情好像很冷淡，但又有点捉摸不定。江楠之瞥了张恬一眼，又看看高兴星，垂下头不说话。过了一阵，张恬脸上出现了跟以前相似的厌倦，江楠之抬起头，轻轨车在减速，他听到那个毫无情感的女声又在报站了。

“不慌，我一会儿再下车，”江楠之一屁股坐下，抬头望着高兴星，“你说得不错，老子也觉得在学校里够烦了，每天那么多事要应付，很少是顺顺当当过一天的。”

高兴星转过目光向着张恬，说：“你说怎么样，我很认真地跟你说。”

“你准备怎么做？”张恬问。

高兴星耸耸肩说：“今天回去我得挨打，挨完打老子就跑。”

“星儿哥，我觉得我们做的没错，”江楠之一拍椅子叫道，“谁他妈受得了！老子昨天回家晚了点，就被骂成孙子一样，不给点颜色瞧瞧，他们当我们是什么啊？”

“哎呀，楠哥，你激动个屁啊，”张恬的眼神扫过江楠之，落到高兴星身上，“离家出走，是吧？钱呢？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冲出去，我们的理由呢？拖着个书包，你以为能走得远吗？”

“我有钱！”高兴星紧握住那根不锈钢立柱，“我们去溜达那么几天，到底多久，得看情况。主要是要让他们明白，我们不是任人摆布的傻瓜。”

江楠之信心满满地说：“这种情况不用带衣服，要不了多久，他们就知道我们到底有多重要了。”

“老子真是气不过，这是谁的错，再清楚不过，明明是他……”

“哼。”江楠之再次发声，“老师当然要相互偏袒，当今社会嘛……”

张恬又滞了一阵，最后他抬头说：“好啊，我无所谓。不过，我们再等下去就要到终点站了。”

“电话联系。”高兴星说着，表情严肃到了极点。

走出轻轨站，一阵冷风夹雨迎面袭来，张恬感到头发像带上静电一样高高竖起。垂下头，却发现天色黑得看不清路面了。这一带路灯

昏黄昏黄的，他只好把书包顶在头上飞跑，直到冲进平时经过的地下通道才停下来。昏暗的通道一侧，有个乞丐席地而坐，浑身都是灰黑色，眼神掩藏在长发后面看不真切，但张恬感觉他正在盯视自己。这种感觉让他全身暴起了鸡皮疙瘩，于是他又举起书包，几步爬上水泥阶梯，冲进了雨里。

到家后发现妈妈正在等自己，饭已经做好了。张恬踅进自己的房间，换下了身上半干半湿的衣服。透过窗户，他看见黑色的夜幕下，红红绿绿的光线被雨雾折射得模糊朦胧，寻常的城市面孔反倒显得有几分神秘。短暂地发了会儿呆，张恬回到饭厅，在饭桌前一屁股坐下。

“恬恬，今天没有在外面耽搁吧？”妈妈露出略有些疲惫又严肃的表情。

“爸爸还在上课？”张恬问。

“嗯。他今天可能回来得比较晚。恬恬，明天记得带伞，你看你都淋成啥样了？而且回来得这么晚。”

张恬不耐烦地顶回去：“别像叫女生一样叫我，下这么大的雨，即使带了伞，用处也不大。”他心里暗想，明天，明天我都不知道在哪里。

“吃饭吧，吃完饭把昨天的作业拿给我检查一下。”妈妈说。

张恬叹口气，觉得自己毫无胃口，不过还是拿起筷子开始夹菜。

十点钟左右，张恬趴在书桌上快睡着时，手机的突然振动将他从晕眩中拉出来。按下接听键，耳畔响起激动得有点哽咽的声音：“张，张恬啊，我出来了，刚刚给江楠之打了电话，他也正在路上。”

脑子里漾起一丝丝反感，他居然有点不大想去了。随后晃晃脑袋，他发现自己到了这步田地，竟还在想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

“在哪里？”张恬问，“我马上出来。”

“先到学校吧，直接坐轻轨，能赶上最后一班。要是你觉得有必要，就给家里留张纸条什么的。我呢，老子直接摔门走了。”高兴星说着，电话里能听到簌簌的风声，还有汽车的鸣笛。

“嗯，那我挂了。”张恬刚刚挂掉，江楠之的电话又打了进来。他没有接听，而是直接摁断了。

张恬拿起书包，想了想，把里面的书全抖落出来，只剩下文具袋直挺挺地躺在里面。接着他放了瓶矿泉水进去，然后一动不动地站着，想到底还能带点什么，可是实在想不到什么重要的东西了。撕下一张便条，想了几秒钟，用签字笔在上面刷刷地写道：“我出去一会儿。张恬。”

从轻轻掩上门到下楼，张恬花了不到五分钟，直到走上街头，他才想起了最应该带的东西——雨伞，但回去是不可能的了。不过雨势比刚刚已经小了很多，在路灯光下能看出是斜斜地飘着，很可爱的样子。路过地下通道时，那个乞丐已经睡着了，一床脏兮兮的破被子很严实地裹在身上。此刻，张恬觉得那被子看上去很是温暖。直到坐上了那最后一班轻轨，他也没有感到踏实多少，相反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觉：我为什么要走？不过回头想，这其中复杂的原因不是一时半会能理清的，便索性不想了。

不出所料，在车厢里很快找到了哆嗦着同样忘了带伞的江楠之。湿乎乎的身子吹着轻轨里的空调，那感觉的确不好受。江楠之脸上也没什么表情，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只是刚接上头时来了一句：“你掐我电话干嘛啊？”

一路无话，江楠之翻开带在包里的那些看过无数遍的漫画，张恬戴着耳机听手机里的音乐，看着窗外通明的灯火，有种悬停在半空的错觉。有一瞬间，张恬感到一阵奇怪的惬意，轻轨车轻轻地颤动，安

静中唯独剩下听不到的雨声和风声，这带给他某种怅然的美好。嘴角微微一弯，他先还在想自己这样做对与不对，但接下来忽然发现自己竟纠结在这样的问题上，实在是太白痴了。

高兴星猫在学校的大门旁，手里捏着一把伞，一副不大耐烦的样子，嘟嘟囔囔地说自己等了很久。

张恬双手合十放到头顶，问道：“去哪儿？”

“找家网吧？”高兴星试探性地问，“今天老子心情不好，先他妈上个通宵，明天再做打算。”

江楠之点点头说：“我无所谓，不过可说好是星儿哥你请啊。”

高兴星点点头，像个老大那样挥挥手，可他忽然顿了一下，偏过头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真走啊？”

这家网吧的招牌有点酷：绿蜘蛛。他们最初来这里，兴许就有招牌的原因。当然后来经常来，一是离学校不远，二是老板为人爽快随和——只要是面熟的老主顾，价格一律打八折。

启动电脑，张恬的鼠标指针立即点向桌面的《魔兽争霸》图标；江楠之熟练地打开浏览器输入网址，键盘上响起一连串悦耳的敲击声；高兴星笨拙地点开QQ，不紧不慢地输入自己的账号密码。

电脑游戏，无疑是最让张恬痴迷的娱乐，不仅单机游戏、大型网络游戏，即便是小儿科的网页游戏，他也要去尝试一把，而且乐此不疲。或许他在游戏方面真的是有天赋，班上的同学都说：“张恬，你的游戏玩得这么好，干嘛不去做职业选手。”张恬的回应一般是：“没前途。”不过后来他就不再搭理这类话了，他觉得这好像携带有某种隐含的嘲讽，好像是说他除了玩玩游戏，其他就别无所长似的。但不得不说，张恬玩游戏确实有一套：一个新上市的游戏，只要真正玩上手，

他很快就能摸清大致的门路，过几天便得心应手，如果连续玩儿上一段，他就可以写出详尽的游戏攻略了。只不过因为过分沉溺其中，张恬上课时常常堕入漫游或冥想状态，老师讲的内容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因此成绩时好时坏——好时也就是个中等水平，坏的时候便排到年级最后几名去了。

可是自从玩上《魔兽争霸3》，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了，张恬见缝插针地耗在里面一个多月后，竟觉得自己还远未进入高手行列。作为大名鼎鼎的美国暴雪公司的杰作，这款即时战略游戏的确非常有意思，因此对它的迷恋也就一发不可收拾。

在江楠之眼里，游戏远不及动漫吸引人，他有时候玩玩游戏的原因，也是由于那些游戏是由他喜爱的动漫改编而成。

“一个没有任何历史背景的游戏是失败的。”这是江楠之的名言。

当然喽，对于游戏有没有历史背景，高兴星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他对游戏本身就基本没有兴趣。

“玩一天游戏的价值还不如读一本言情小说。”高兴星如是说。特别之处在于，他对琼瑶之类的作者十分厌恶，往往喜欢看些无名写手的网络言情小说，令人感到大惑不解。

除了看看网络言情小说，高兴星的另外一个爱好是聊QQ。他的QQ加有各色各样在网上勾搭的女生，当然加的这些网友究竟是不是女生，他自己也弄不清楚。用江楠之的话说就是：“鬼大爷才晓得。”事实上他们三个人都对Q聊比较感兴趣，通常有一半的时间，不是高兴星一个人在聊，而是他们三个人交替在聊。尤其是张恬和江楠之闲着无事的时候，老爱把脑袋伸到高兴星的电脑屏幕前来，这令他很是恼火。

“老子也有隐私。”高兴星经常不满地抱怨道，可是有时他又喜欢让两个毛茸茸的脑袋凑过来胡聊瞎侃，出谋划策。

这是个不眠之夜，不过对这类经历他们早已不是第一次了。对迷失其中的每一个人而言，时间的长度完全变得模糊不清，几小时的光阴转瞬间就消弭无迹。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张恬，他意识到户外已有朦胧的亮光，那是一种由蓝向白缓缓过渡的颜色。高兴星敲打键盘的动作不知何时早已停歇了，他脑袋耷拉着，整个身子歪趔向一边，发出纤细的鼾声，可能正在做梦呢。江楠之还在继续跟屏幕上的动漫人物苦战，他戴着耳机，双眼微闭，嘴角溢出一丝丝口水，晃眼一看还以为他已经睡过去了。

“叮铃当啷——”网吧里响起一阵类似马戏团登场时的音乐声，这让张恬从迷糊状态中真正挣脱出来，原来是高兴星的手机响了。与此同时，那位仿佛已经睡过去了的江楠之双眼一开，那场景好像一个复活的千年老妖。高兴星设置的闹钟把他旁边的两个给搞醒了，不过他自己还酣睡着，那表情肯定会让很多失眠人士极度羡慕。

张恬抬手一看表：“才六点一刻，你们还可以睡会儿。”

江楠之用力揉了会儿眼睛，道：“靠，我刚刚还以为自己在家里哪，困死我了。”说着他闭上眼，把头埋到搁在桌上的臂弯里，看样子又要入睡。张恬也觉得自己快不行了，睡意就像墨水浸透宣纸一般袭来。

“嘿！你刚刚说错了吧！”江楠之的声音突然变得响亮，吓得张恬一激灵，接着他大为不满地一拍椅子，“什么叫还可以睡会儿，我们想睡多久就多久！妈的，现在谁还管得着我们？”

“呵，呵，”张恬干笑两声，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说什么，“想回去睡觉了。”

江楠之也蒙了，嘴里念叨了两句不知道什么，起身朝洗手间方向走去，一摇一晃的样子看上去跟醉酒的人差不多。张恬半睁着眼，面

无表情地看江楠之离开，伸手摸摸口袋，拿出自己关机一夜的手机，一种陷入魔障的想法掠过脑海。天才蒙蒙亮，外面不时响起卷帘门拉动的哗啦声，清洁工扫地时扫帚划过地面的吱吱声，偶尔还能听见汽车穿过街道发出嗖的一声。

他抬手擦擦眼角的眼屎，心想：“现在如果去上学，还来得及呀，我们还算不上犯了什么大错。要是真的出走几天，老子回去就完蛋了。”即使不完蛋，现在感觉也极不舒服，不过他终究没有在会与不会间下定论。张恬摁下手机的开机键，趴到桌子上养神。

那位迷迷糊糊走向洗手间的江楠之，在路上也没闲着，他脑子里飞快地旋转着，摸出兜里的手机，开机。

“我这是看看时间……”江楠之摘下眼镜，迈步的动作也停止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屏幕。

有两条短信。

张恬直起身子一看，果然是妈妈发来的，一条的时间是零点，还有一条是三点。他想看看妈妈发了什么，可是他居然不敢看，就那么望着手机屏幕，又趴到桌子上去。一旁瘫着的高兴星忽然有了动静，因为他的手机铃声大作，一时间马戏团的声音充斥整个网吧，惹得不远处的人叫骂起来。高兴星在骂声中突然清醒了，像着魔一样坐起身来，寻找声音的来源，两秒钟之后他发现了自己的手机，三秒钟之后，手机被他关掉了。

“还早。”江楠之自言自语道，又继续走向洗手间。可是没迈出两步，手机振动起来。江楠之露出有点心虚的模样，随即意识到身边空空荡荡啥也没有，低头一看，来电显示上有“爸爸”的字样。他心头大惊，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关掉手机，但手伸到关机按钮旁边却不动了。

他伸手挠挠脑袋，接着开始揪扯自己的头发：“我到底接还是不接

呢？”总觉得关机实在有点罪大恶极了，他和父母之间还没有抗衡到这个地步。过了一会儿，振动停了，江楠之皱着眉头摸出眼镜戴上，慢吞吞往回走。不到十秒钟，手机又响了，仍是“爸爸”。江楠之犹疑着，他这次可是陪别人出来，不是因为自己，为何要搞得不可收拾？

“老子接了大概就得去学校还是怎么着了。”江楠之想着，睡意又涌上来，糊里糊涂的，不知道是鬼迷心窍，还是什么大神显灵了，他按下了接听键：“喂？”

电话那头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几秒钟过后，响起一个低沉的声音：“你小子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知不知道我们找了你一晚上！”江楠之一听那口气，便知晓父母非常生气，不过还好，时间不长，还有转圜的余地。

“我那个……我实在是和同学有事，我留了一张——”

“立刻回家！要不你自己去学校，自己选，至于你一晚上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回来慢慢说。你听到没有？”电话那头的声音不大，但却包含着一股压抑住的怒火。

“哦，我一会儿去学校。”江楠之受到惊吓，一时间也没考虑什么，连忙答应。

网吧又变得十分安静了，里面稀稀拉拉的大都是歪来倒去，沉浸在梦乡中的人，也有少部分意志坚强的同志仍然在战斗，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高兴星自从醒来之后，就没有再躺下了，他瘫坐着不动，目光直直地扫来扫去，不知是不是在找地雷。张恬又睡着了，他的手机也没有再振动。高兴星坐了一阵显得有点不高兴，伸手就去摇晃他。

“别烦我。”受干扰的张恬一挥手把高兴星打开，但是也没有继续睡了，而是目光涣散地歪在椅子上。

“我们现在干什么啊？”高兴星露出一脸傻乎乎的表情问。

“老子怎么知道，这不是你说出来的吗，你自己出主意。”

“是老子提出来的，可是我也不知道到底往哪里走。你说，回我老家那边去，要得吗？”高兴星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呼吸声也很粗重，“那边是小县城，消费也便宜，就当去旅游一样，到时候再回来也行。”

“住网吧，这不挺不错吗？”张恬说，他认为这是在开玩笑。

“哼，找死。”高兴星回道，不说话了。

随后，当高兴星察觉江楠之不知去向时，那人悠闲地走回来了，脸上透出琢磨不透的神情。张恬见他脸拉得很长，料到有什么事，但暂时却不打算开口，因为他不清楚江楠之到底怎么想的。

“走吧走吧，一会儿回学校去。”江楠之说，目光落在张恬身上，他双手叉在腰间，神色凝重。

“咋啦？你脑子犯病了吧？”高兴星十分不满地一瞪眼，对江楠之的斥责冲口而出。

“我？我再不回去就麻烦了，你以为我想回去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的臭脾气？”高兴星的态度似乎瞬间冲淡了江楠之的歉疚，他同样很不满地瞪了回去，口气也变得强硬。尽管意识到最后一句很傻，可的确有一定威慑力。

张恬也抬起头来，目光有些冷漠地盯着江楠之，又摇了摇头。

“我们谁不是糟了？你说是不是？”张恬的声音轻轻响起。

天空已经泛白，开始的蓝色变得极浅，近旁的河堤一带隐约传来鸟儿的唧喳声。不过雨倒是停了，街面干爽起来，远处将要露头的太阳正扩散开一沓鲜红，看上去令人心烦意乱。